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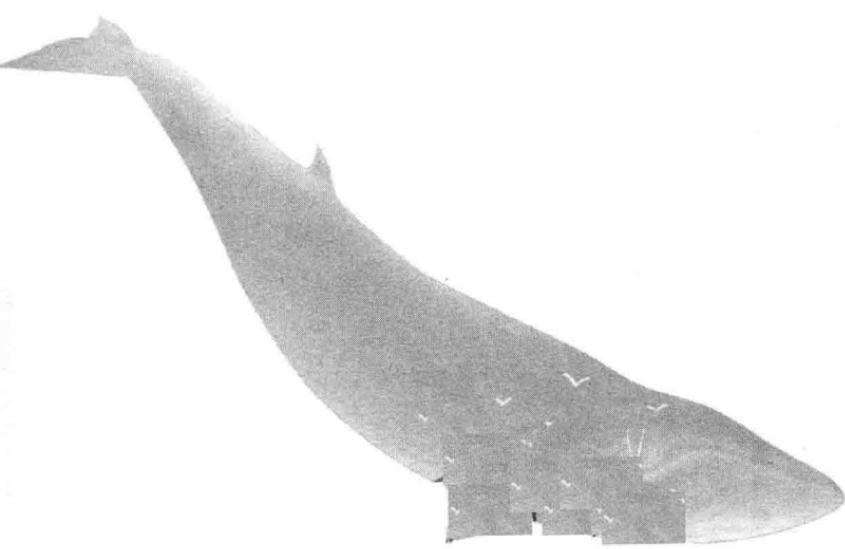


# 他 知 道 风 从 哪 个 方 向 来

the wind goes, as he knows

玖月晞 著





他 知 道  
风从哪个方向来

goes, as he knows

久月晞 著

(上)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知道风从哪个方向来 / 玖月晞著 .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2015.10

ISBN 978-7-5500-1535-7

I . ①他… II . ①玖…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7234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bhzwy.com](mailto:bhz@bhzwy.com)

书 名 他知道风从哪个方向来

作 者 玖月晞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 约 监 制 何亚娟

责 任 编 辑 游灵通 李梦琦

特 约 策 划 王 婷 王 瑜

特 约 编 辑 王 婷

封 面 设 计 小 贾

版 式 设 计 王雨晨

赠 品 绘 图 邦乔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18.2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ISBN 978-7-5500-1535-7

---

赣版权登字：05-2015-38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CONTENTS

|     |          |          |
|-----|----------|----------|
| 引子  | 010      | 063      |
| 程迦  | Chapter1 | Chapter5 |
| 初遇  | 023      | 人鱼线      |
| 上卷  | Chapter2 | 078      |
| 破碎路 | 黑 狐      | Chapter6 |
|     | 调 情      |          |
|     | 036      | 090      |
|     | Chapter3 | Chapter7 |
| 出发  | 出 发      | 雪，血      |
|     | 049      |          |
|     | Chapter4 | Chapter8 |
| 起风了 | 起风了      | 愤怒       |

# 他 知 道 风 从 哪 个 方 向 来

|           |           |
|-----------|-----------|
| 120       | 214       |
| Chapter9  | Chapter14 |
| 识 北       | 云 雨       |
| 136       | 229       |
| Chapter10 | Chapter15 |
| 一 路 人     | 丢 失       |
| 153       | 254       |
| Chapter11 | Chapter16 |
| 伏 特 加     | 惊 险       |
| 177       | 268       |
| Chapter12 | Chapter17 |
| 开 花 的 山 谷 | 上 瘾       |
| 194       | 283       |
| Chapter13 | Chapter18 |
| 子 弹       | 逃 脱       |

## 引 子

程 迦

客厅落地钟敲响的时候，程迦在暗室里洗照片，镊子夹着相纸在一盘显影水里缓缓地来回摆动。红光荡漾的水面下，白纸渐渐显影出一个坐在路边吃饼干的乞丐，背后是黄浦江和东方明珠。

听到钟声，程迦意识到她把自己关进暗室已经三个小时了。

还是不满意。

她丢下镊子，抬头看墙壁上十几串晾晒的照片，淡红色的光束下，无数张照片，无数个世界——人物、静物、风景、都市。

她抿紧唇，鼻子里沉沉地出了一口气。

全是垃圾。

程迦抓了几下头发，一把将照片全扯下来，撕得稀巴烂塞进垃圾桶。

她快步走出去摔上门，从茶几上拿了烟和 Zippo 打火机，迅速点上，狠狠抽一口。

透过呼出的烟雾，程迦的目光落在客厅的镂空玻璃柜上，各式各样的奖杯、玻璃、镀金……迪拜哈姆丹国际摄影大赛金奖、索尼世界摄影奖金奖、全球华人摄影大奖、哈苏国际摄影奖……不胜枚举。

301天，她有301天拿不出能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了。

瓶颈？才华枯竭？

程迦眯着眼睛，回过神来时，烟头已被她下意识地啃咬得不成形了。

方医生曾说，喜欢啃咬细管类物体的女人性欲极强。

程迦冷笑一声，拿起电话翻看短信，有一小时前，来自“高八块腹肌”的内容：“今天来吗？”

“高八块腹肌”姓高，是一个熟人，男式内裤模特，宽肩窄腰，腹肌紧实，双腿修长，十分性感阳刚。

程迦半闭着眼睛，长长地吐出一口烟雾，飞快地打出一句：“为什么不？”

她才洗完澡，手机响了，裹着浴巾出来接，是方医生。她打开免提。

“程迦？”

“嗯？”

“在干什么呢？”

“洗了澡，准备睡觉。”程迦扯下浴巾，从衣柜里翻出一件黑色蕾丝内衣。

“……我好像听见开衣柜门的声音，要出去？”

“没，我在找明天要穿的衣服。”

镜子里，程迦的身体雪白，丰乳细腰，小腹平坦。

穿上透明的内裤，什么也遮不住。柔滑的蕾丝边盖上半截滚圆的屁股，一双腿笔直纤细，藕段似的。

电话那头，方医生显然不太相信她的话，“程迦，你有一个星期没来我这里了。”

“我最近状态很好。”

程迦抬起脚踝，那里有一处黑色的蛇形文身，脚趾一勾，勾出一件黑色露背长裙。

“这星期拍到满意的照片了吗？”

“没有。”这是实话。

“有没有觉得特别烦躁想撕东西的时候？”

“没有。”这是谎话。

“这星期你有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性关系？”

“没有。”这是实话。

“没有自己……”

“没有。”这是谎话。

“这星期有没有约几个好友聊天谈心，一起出去玩？”

“没有。”这是实话。

“有没有还想追求刺激的时候？”

“……哪种刺激？”

“精神的、身体的。”

“没有。”这是谎话。

长裙上了身，贴身，显身段，露出光滑美艳的背部。程迦拿一根牛骨簪，随意地把长发绾成髻。

黑色高冷且阴暗，程迦能驾驭。

“那就好。”方医生说，“看来，你的症状是有所好转了。”

程迦微张着嘴，对着梳妆镜画眉，她懒得搭理方医生的自言自语。

程迦是个对人际关系十分淡薄冷漠的人，方医生这种深入式的关心让她很不习惯。可她妈妈前年嫁给第四任丈夫，也就是方妍的爸爸。方妍，也就是方医生，是她继姐，说熟不熟，说亲不亲。

手机在床上“说”着话。

方妍问过程迦的状况后，开启姐妹聊天模式：“哎，和你说件事儿。我前几天遇到一个朋友，她的想法挺新奇。她吧，没有稳定的感情，桃花运旺，身边男人无数。我们觉得男人在玩她，可在她看来，是她玩了男人。”

程迦漫不经心地想：为什么涂睫毛膏的时候，女人会不自禁地张嘴？

他知道风从哪个方向来

“可是世上永远没有玩男人的女人，只有被男人玩的女人。这就是我们所在的社会，男人主导的社会。”

程迦正在涂唇彩，嘴角的笑容有些凉，慢悠悠地回应一句：“是吧？”

“对啊，我很好奇她是怎么承受住身边人的异样眼光。”

方妍还在说着，程迦化妆完毕，“方妍，我要睡了。”

“那你早些休息，明天一定要来我这儿，我得确认你的状态。不然你妈问起，我没法交代。”

“知道了。”她稍稍不耐烦地挂了电话，装好相机和镜头，从抽屉里拿上一盒安全套，蹬上高跟鞋出门了。

这通查岗电话丝毫没影响程迦的心情。

看到繁华都市万家灯火，吹着初夏微凉又燥热的晚风，程迦觉得风把她浑身都吹燃了。

程迦摁响门铃。

十秒钟后，门开了。

咔嚓一声快门响，程迦从相机里抬起头来。

男人腰间系着浴巾，腹肌紧实，胸膛湿漉，头发在滴水。他从浴室出来，浑身散发着沐浴液的味道。他冲程迦和镜头灿烂一笑，然后拉着程迦进屋。

“又锻炼了？”程迦从他身边经过，手指在他的腹肌上来回摸了两下。

就像男人喜欢乳房、喜欢屁股，程迦也喜欢胸膛、喜欢腹肌。

男人稍一用力，腹肌齐整整地绷起来，两手一指，得意道：“这会是你见过最好的。”

程迦抱着相机回头瞧他一眼，目光在他腹部停留半刻，淡笑着摇头，“我以后会见到更好的。”

“你不会。”他笑着，拥住程迦，低头亲吻她的脖子。

程迦和高嘉远是半年前在一个摄影棚里认识的。程迦有个朋友是平

面摄影师，给CK拍内裤广告，而高嘉远是模特。

程迦第一眼看到高嘉远时，他只穿了一条白色的紧身三角裤，半躺在纯色的背景布下，身体修长精壮，双腿健硕有力，总令人浮想联翩。

高嘉远有一具每个摄影师都会为之赞叹的好身材。

高嘉远也注意到了程迦，她有一张冷漠却性感的脸，不易忘记，尤其是她的眼神，直勾勾的，很犀利，不带任何情感，像某种难以形容的冷冰冰的物件。就像她并非在看一个人，而是在看一座精美的木雕，一块广袤的草地。

程迦撞见高嘉远的目光，也毫不避讳，在一旁看他拍了一个多小时。

结束后，高嘉远换衣服出来，程迦走了。等他下到停车场后，他看見程迦坐在车里抽烟，烟雾背后，笑容寡淡，“上车。”

那天，她的车在那里多停了两个小时。

他们在一起半年了。

程迦话很少，不多事，他们之间除了镜头姿势和效果，没有别的话题。

一个小时后。

程迦只穿了高跟鞋，斜躺在床上一边抽烟，一边翻看相机里的黑白照片。白色窗帘，黑色人影，或亲密或交缠或疏离或诡异的姿势里有禁忌般的美感。

她缓缓吐着烟雾，不久前焦躁而迟钝的脑筋通畅了一些。

高嘉远不抽烟，看着烟雾里她朦胧的侧脸，说：“你每次都这样。”

“怎样？”她漫不经心地看他。

“事后抽烟是什么感觉？”

程迦淡笑道：“打通任督二脉。”

抽完一支，她要走了。

“程迦。”

“嗯？”

“今天别走了，在我这儿休息。”

他知道风从哪个方向来

程迦说：“得了吧。”

高嘉远说：“我给你做点夜宵，吃了再走。”

他做的是米酒汤圆，味道很不错。

程迦意外道：“你还会弄这个？”

“你以为我四体不勤？”

“你这副身材，靠它就够养活你，不用勤劳。”

高嘉远被她逗笑了，“我前段时间去拍戏了，我那个角色会做。”

程迦抬起眉梢，手伸到对面，用手指勾起他的下巴，左一转，右一转，打量道：“脸是不错，比得上当红小生。”

高嘉远笑笑，说：“程迦，或许我以后会成为明星。”

“挺好，恭喜。”

“……”

“程迦，你有没有想过……”

“嗯？”

“我们以后……”高嘉远迟疑道。

程迦说：“放心，我不会阴你。和平结束吧。”

“……”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现在我们可以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或许更进……”

程迦握着勺子的手一僵，脑袋里警报作响。好在桌子突然一震。

是高嘉远的手机。

程迦把手机递给他，却意外地看见了方妍的名字，短信内容是：“你睡了吗？明天有时间见面吗？”

她看着他回信息，问道：“女的？”

“嗯。”高嘉远开玩笑，“你不会吃醋了吧？”

程迦不答，反问道：“备胎？”

他听她声音微变，收起玩笑，“没有，我不喜欢她。”

程迦问道：“她喜欢你？”

“是。”

“她在追你？”

“嗯。”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和我是高中同学……”

“你有没有和她睡过？”

“当然没有！”

程迦看着他不说话。

“她是正儿八经要找人结婚的，我不能这么占她便宜。”

程迦有几秒钟没出声，过了一会儿，她说：“我走了。”

突然间，程迦厌烦死了人与人之间那千丝万缕的联系。

程迦开车在深夜的都市里转了几个小时，漫无目的，像是忘了回家的路。

深夜的风涌进车窗，荒芜，冰凉。

她不知道该去哪儿。

高嘉远没说完的半截话，方妍的短信，那年的事，暗室里那些垃圾一样再无灵气的照片……

她突然之间意识到，她早已失去一切可以追逐的欢愉。精神的、肉体的、世俗的、虚荣的，外人眼中她金灿灿的富有创意的人生，其实空洞而无意义。

她又有些急躁了。

她看见远方的黑夜里有一抹淡淡的金色，像通往天空的一道门。

渐渐靠近才看清，那是一块宣传牌，分成三纵条，碧蓝天，金戈壁，胡杨林，绿草原，白雪山，湛蓝湖，成群的动物在奔跑，一望无际。

一道遒劲有力的毛笔字贯穿三纵条：羌塘——可可西里——阿尔金。

他 知 道

| 上 卷 |

破碎路

天光朦胧，世界静谧。

她在笑，发丝在飘，手在他眼前。

世界很安静，听得见阳光晒在雪地上的声音。

他看见，那一刻，漫山遍野的风为她站立。

## Chapter1

### 初遇

五月的西部小镇，风雪弥漫。

到了傍晚，天地间白蒙蒙一片，能见度不过八米，木木客栈的老板娘准备关门。

这里本就偏僻，来往的都是徒步爱好者或搞研究的。小长假刚过，生意就跌了。

老板娘捂住口鼻，找着门闩刚要插上，门猛地被撞开。狂风扑得她一身雪，迷了眼睛。

来人比老板娘高一个头，黑色冲锋衣，帽子把脸遮得严实，黑色护目镜挡住眼睛，看不清半点面貌，手里拖着一个巨大的黑箱子，背上还背着一个。

是程迦。

“等等，我关一下门。”老板娘招呼着，话音未落，风雪里又冲进来一个客人。他也是一身黑色，拖了个大箱子，和程迦差不多高，身材也相似。

老板娘走出门左右瞧瞧，确定没人了才退回来关上门。

客栈里静悄悄的，两位客人伫立柜台边。

老板娘抓起柜台上的两张身份证，用鸡毛掸子扫去一层黄土白雪。

“我们这儿都是标间。”老板娘登记完，连身份证一起推过来两串钥匙，“202，203。”

程迦发现老板娘把自己的身份证推到另一人面前，而她面前的身份证上写着：计云，男……

程迦提箱子上楼时，看了一眼那个叫计云的男人，个子不高，戴着墨镜，很黑，脸盘子乍一看倒像女人。

程迦的房间是202，进屋后，她摘下帽子、口罩和护目镜，点了根烟，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抽了几口，才把背上的小箱子拿下来，拉开拉链，里面摆着两三台相机和七八个镜头。

她掀开窗帘看看外边的天气，选了相机和镜头，出门去。

客栈很小，四方形的木质结构，中间是露天的院子。

走廊上风雪很大，程迦把烟蒂扔进垃圾桶，顺着木梯上楼顶。

四周是滚动的白雪，漫天遍野，有种站在世界中心的逼仄感。程迦在狂风中勉强支好三脚架，拍暴雪中的小镇、低矮错落的木色小楼、飘扬的彩色风马旗。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程迦收起架子，又倚在栏杆边拍了几张街道上稀稀拉拉的行人。

她一身的冰雪，下到二楼时，身后有人拍她的肩膀，力度很沉，握了握她的肩。

程迦不悦地抖落肩上的手，回头。对方个子很高，戴着防风口罩，墨镜后边一双如鹰一般锐利的眼睛，目光似有穿透性。

对方说：“对不起，认错人了。”

程迦皱着眉，回到自己房间。

她打开电脑把照片导出来，一张张筛选，几百张照片，仍然没有一张让她满意。

她蹲在椅子上，一手夹着烟，一手删照片，起初还很平静，后来渐

他知道风从哪个方向来

渐把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

啪的一声，她把笔记本摔合上，腾地起身走到墙角抽烟。

一个摄影师不会拍片了，就如一个小说家文思枯竭，就如洪七公武功被废，成了废人。

她盯着这个安静的房间，不由自主地冷笑一声。五根烟的工夫，她又平息了下来。

今天她倒没有精力折腾。

她奔波了一天，飞机、火车、汽车、出租车，人累了。才晚上九点，就洗澡上床。她习惯裸睡，又怀疑客栈的床单是否干净，便裹了浴巾。

这一觉睡得很沉。

不知夜里几点，一声巨大的炸雷声把程迦惊醒。

她猛地睁眼，就见闪烁的手电筒光下，一串黑影破门而入，冲进房间。

抢劫？强盗？绑架？奸杀？

她来不及做任何反应，一个高大而压迫性的黑影降落床边，粗糙的手掌掐住她的胸口，把她从被子里扯了出来，力度极大，手法极其粗暴！

黑影用力过猛，程迦很轻，跟拎小鸡子一样被揪出被窝。

然而就在一瞬间，对方骤然松开被拎到半空中的她，程迦一屁股哐当砸到床板上。

“他妈的……”程迦极低声地暗骂，抓紧浴巾，想借着手电筒光看清对方的模样。可一床被子罩住了她的头。

她被摁倒在床上，对方叱道：“规矩点！别动！”

程迦真没动，她冷静地想了想，不看到脸也好，至少不会被灭口。

对方应该是为了钱，不至于丧心病狂地杀人。如果搜到什么让他们满意的东西就走人，那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对方力气很大，程迦动弹不得。她听着脚步声，初步判断有四个人左右。

现在尖叫求救不明智。